

不在原文记录里的神秘男子

56

我醒在一户人家的床铺上。

身下被褥柔软，鼻息间弥漫着淡淡的香气。我愣了愣，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警惕地环顾四周。

屏风、花瓶、画卷……显然这是个凡人的房间，而且看装潢，应该是某个富贵人家未出阁的女子闺房。

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仇天那厮多年未曾拥有身体，这下猛地一施法，偏差太大，导致我又穿越了？？

我正疑惑着，房门忽然被推开，两个小丫鬟端着水盆茶杯进来，见我醒了，态度十分热情：「大小姐，您终于醒了！」

大小姐？？难道我真穿越了？

我有些不安地拍拍心口，却隔着薄薄的衣料，摸到了心脏处隐约的疤痕——那是林天樱这狗东西给我的当胸一剑留下的痕迹，虽然十分不明显，但终归还是存在的。

动作一顿，我眯起眼睛，缓缓打量面前的两个小丫鬟。约莫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穿着褙子比甲，看起来就十分训练有素——看

来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件事上，她们也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。

不过我没空陪她们玩角色扮演的游戏，于是面无表情道：「搞清楚，我可不是你们的大小姐。」

这句话原本只是想点破真相，没想到两个小姑娘居然吓得当场跪下来，浑身发抖：「仙人饶命，仙人饶命！奴婢们并非故意惹恼仙人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！」

「哦？如何不得已，不妨说来听听？」

小姑娘们跪在地上，开始给我科普。

原来我目前位于离十万大山大约二百里外的蓝玉城，而这里就是城中富商赵家的宅邸。赵家唯一的大小姐原本与城主府的少爷定了亲，不料半个月前却突然在十万大山中失踪，遍寻不得。

婚期将近，赵家万万得罪不起拥有一个筑基修士的城主府，便只好把捡到的、与赵大小姐眉眼有三分相似的我用来顶替。

「所以你们原本打算送我去嫁人？」

看着小丫鬟们点头，我暗自庆幸自己醒得及时，不然就要稀里糊涂变成有夫之妇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又问她们：「既然你们叫我仙人，想必是知道我修仙之人的身份，又如何敢哄骗我冒充赵大小姐？就不怕我一怒之下，屠了你赵家满门吗？」

小姑娘们吓得浑身发抖，我下意识产生了怜香惜玉的心理，然而想到自己穿书后遭遇的这倒霉的一切，实在不知道我怜香惜

玉了，又该谁来可怜我，于是便强迫自己收起同情心，只冷冰冰地盯着她们。

片刻后，一个小姑娘「哇」的一声哭了出来：「仙人饶命！并非奴婢们故意蒙骗仙人，实在是府中的王长老说，仙人身受重伤，似乎于神识有损，说不得会丧失记忆；再加上城主府步步紧逼，老爷迫于无奈，这才让我们欺骗仙人的啊！」

「王长老？谁？」

「也是一位修仙者，是我们赵府的客卿长老。」

我顿时汗毛竖立，心跳都快停止了。修仙者？倘若此人修为高过我之前，等他看出我金丹碎裂，修为尽毁，那为了杀人夺宝，我岂非死路一条？

想到这里，我掀开被子，麻溜地下了床，往门外走去。日光骤然一盛，我下意识眯起眼睛，却在下一秒和一个中年男人面对面撞了个满怀。

「草！」

我吃痛地叫出声来。那男人扫了我一眼，忽然咧开一个笑容：「这位道友醒了？身子可有大碍了？」

水木土三灵根，炼气期九层。

我一眼扫过去，看出这人的修为，进而明了他的身份。看来他就是小丫鬟们口中提到的那个王长老了。

修为很低，尚能应付，问题不大。

57

「这位小友。」

或许是因为之前气过林天樱的缘故，小友这两字我叫得尤为顺口。王长老见我如此托大，想必内心也在暗自嘀咕，于是语气又恭敬了三分：「冒昧问一句，不知前辈是何修为？」

我傲然道：「我六岁炼气，如今不过堪堪到达金丹后期，还未曾结成元婴。」

内心却忍不住心虚，陆流已经将我金丹碎掉，如今我浑身除了仇天那二十八道敛气符散出的一些灵力外，看上去就是个凡人。若非还有金丹后期的神识帮忙撑着，怕是早就被识破了，这个炼气期修士杀我也跟杀鸡一样简单。

不过好在我演技不错，自信的样子着实震住了他。王长老大吃一惊，赶紧恭敬行礼：「原来竟是金丹期的前辈！晚辈不知前辈身份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前辈恕罪！」

「不知者无罪。」我淡淡道，「从前的事我就不追究了。既然你们也算救了我，那我们便就此两清。我还要去十万大山中修炼，你不用再送了。」

说完我抬脚就往外走，结果王长老在我身后急急道：「前辈留步！」

「何事？」

「听闻前辈要去十万大山？可前辈有所不知，十万大山自半月前便被神秘白雾封锁，进入的无论是凡人还是修士，无一生还。其中有一位失踪的修士，修为甚至比前辈还要高上些许，已经达到了元婴初期！」

我大吃一惊，转头看着他：「你说什么？再详细展开说说？」

王长老一拱手道：「大山中的白雾已经蔓延到山外，方圆百里内都被雾气笼罩，方向难辨。即便高阶修士御剑飞行，也很难认出方向。若前辈肯帮我一个忙，我便将我祖传的一只龟甲罗盘送与前辈，帮助前辈更准确地认路。」

「龟甲罗盘？」

「是的，此龟甲罗盘能在冥冥之中与天道沟通，精准定位。」

我略一思索：「你先说说，你要我帮你什么忙。」

王长老要我帮的忙并不难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怕城主府因为赵大小姐失踪的事找赵家麻烦，所以希望我出手震慑那个筑基期修士，帮赵家完成和城主府的退婚。

这个事，难倒不是很难。但我怕答应得太轻易会引起王长老怀疑，于是故作为难地皱起眉。

他果然又补充道：「前辈请放心，不会让您真的出手与其缠斗，只希望您能震慑一下对方就够了。至于报酬，前辈也不会失望，那龟甲罗盘乃是晚辈祖上一位炼虚期修士炼制而成，识别方向甚是精准。」

于是我这才挥挥手：「好吧，那我便在此处先住两日，再与你们上门去寻城主府中人。」

王长老大喜：「谢谢前辈！那前辈先休息吧，我等就不打扰了。前辈若有需要，只管吩咐府中人。」

我点点头，神情淡淡，等王长老他们退出并关门后，这才神情一垮，瘫在了床上。

和修士打交道，原本就不容易；更何况我现在浑身毫无灵力，与凡人无异，更是险之又险。但十万大山我又必须得去一趟，因为我记得原著中，女主就是在那里找到了机缘，彻底完善白翎扇后，还将修为提升了一个大等级。

想到白翎扇我就想到陆流，想到陆流我就心痛，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，干脆将他从脑海中抛开，将心神又一次沉入丹田。那里，原本流光溢彩的金丹已经彻底消失，只剩下被温养许久后散发着莹莹光芒的白翎扇和饮雪剑。

我盯着白翎扇看了许久，忽然发觉了一丝不对劲。

大约每隔一刻钟的时间，白翎扇上都会出现一丝若有若无的金丝，它一闪而逝，飞快地从扇面流淌进我丹田中央，原本金丹存在的位置。

而那个地方，有一点微弱到几乎没有的金光，正在若隐若现。

我思考半天，仍未想明白那点金光究竟是什么。原本猜测是金丹碎裂后留下的残骸，然后尝试从中调动灵力却未果后，我便放弃了这个想法。

没有女主光环，奇迹并未发生，还是不能靠灵力啊.....我叹了口气，躺在床上沉思。

如果王长老所言非虚，城主府那个修士只是筑基期的话，倒是不难对付。

毕竟单靠神识之力，筑基和金丹之间已经是天壤之别。

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。要知道，蓝玉城靠近十万大山，时不时有高阶修士来来往往，若仅凭一个筑基期修士，怎么能守得住偌大的城主府？

但十万大山这突如其来的白雾，原文中从未出现过。我若想进去，肯定还得依赖王长老的龟甲罗盘。

没办法，只能赌一把了。

因为没有灵力可用，我压根儿打不开那个被陆流装满各种物品的乾坤袋，能依仗的只有丹田中的白翎扇和饮雪剑。然而这两样东西也是需要灵力催动的，我此刻用神识开启，仅仅只能打开白翎扇的空间功能，然后躲进去。

厉害倒是挺厉害的，可是这样毫无攻击力，怎么才能震慑住对方呢？

我在这刻忽然想起了白翎扇的催生功能，以及之前从仇天那里学到的北斗七星阵阵法，顿觉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让王长老帮忙找了些荆棘藤的种子，我尝试着用神识艰难操纵白翎扇，将种子催生成藤蔓，再摆成北斗七星阵的样子，然后找了只兔子丢进去。

银光一闪，那兔子竟然在阵法中凭空消失了。我心头蓦然一紧，撤去阵法再看时，原地只剩一捧淡白色的骨灰。

我顿时觉得遍体生寒。再想到之前掉入那密室前的广场，若非仇天见识过人，等我贸然闯入阵中，毫无防备之下，估计下场也不会比这兔子好到哪里去。

劫后余生的感觉固然很好，但更令我开心的，是这阵法果然有效，只是布阵未免费力了些。我思索了一会儿，唤人叫来王长老，建议道：「我明日会在赵家正厅的前院中布下阵法，你便与那城主府中的修士约定后日在赵家相见，届时我自会用阵法震慑他。」

王长老答应得很是爽快：「一切但凭前辈吩咐。」

两日时光飞逝，到了约定的时候，我特地整理了衣服和表情，带着一脸得道高人般的孤高清冷迈入院中。入目的除了赵家人与王长老之外，还有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。

此人长相普通，身材亦是普通，但一双眼睛却有些邪气丛生，时不时有凶戾之光闪过。更要紧的是，我总觉得我从前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双眼。

王长老说：「秦前辈，这位便是城主府的客卿长老，金前辈，他是一位筑基中期的修士。」

我点点头，用神识扫过面前这人，心中蓦然一沉。这人无论是灵根还是修为，我根本就看不出来——他不是筑基修士，甚至修为要远高于我！

59

原本只想用只兔子吓吓他，现在只能祈祷北斗七星阵的威力了。我定了定神，勉强维持住自己仙风道骨的形象，淡淡道：「这位小友，依照约定，你便去那阵中走一趟吧。」

「小友？」此人咧着嘴角笑了一下，并没有走入阵法，反而跟我拉起了家常，「前辈是金丹后期修士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为何不用乾坤镯或乾坤戒，用的还是最低阶的储物袋？」

我愣了愣，没料到 he 眼光如此犀利，顿时有些慌了：「我喜欢，不可以吗？」

他继续笑，不慌不忙的样子：「自然可以。只是晚辈有些好奇，既然前辈已是金丹，储物袋中想必珍奇之物不少，可否让晚辈开开眼界？」

我皱眉道：「小友，你唐突了。」

「或者，我换个说法吧。」他说，「前辈用提前布好的阵法有什么意思，不如直接与我斗法吧？若前辈能接下我三招，我便替城主府答应赵家退婚一事，前辈觉得如何？」

他仍然是笑着的，我心中却一片冰凉。想努力保持镇定，牙齿却忍不住咯咯作响：「小友，你这样和我说话，不觉得自己太放肆了吗？」

「放肆吗？」他挑挑眉，忽然露出一个狰狞的表情来，「总好过陆流表面答应与我合作，暗中却联合林天樱对我痛下杀手，还将我丢进空间乱流中，害我险些魂飞魄散吧？你说对不对，秦绒绒？！」

「对了，你好歹也是个金丹后期的修士，怎么现在浑身竟无一丝灵力呢？难道，林天樱对你出手了？陆流没拦着吗？还是.....根本就是陆流本人干的？」

他猖狂大笑，我脑中忽然有道光一闪而过，失声大喊：「你——金玄！！」

是那只化形期的妖兽，这还打个屁啊！

我转头就跑，刚跨出一步，就重重撞在一堵透明的墙上。

下一秒，金玄欺身过来，伸手扼住我的喉咙，笑容妖异：「秦绒绒，陆流的爱徒，你终于落到我手里了。让我想想，我该怎么解决你呢？要不先碎你金丹，然后把你送回天元门？陆流看到自己精心培养的爱徒修为尽毁，大概会十分伤心吧？」

我很想苦笑一下，但喉咙处传来的剧痛让我一时笑不出来。一股暗红的灵力从经脉窜进我丹田中，随即我听到金玄震惊的声音：「秦绒绒，你的金丹呢？！」

我看着他，艰难地挤出一丝笑：「陆流他.....出手比你更快.....」

他用看精神病一样的眼神看着我：「你的金丹，是陆流碎的？」

我闭了闭眼，心头一阵隐痛蹿上来，又被我强压下去：「是啊，让你失望了。」

他掐着我脖子，一时又没动静了，过了好半天才恶狠狠道：「也罢，那我便将你碎尸万段，将你尸块打包送与陆流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心有不安。」

我很想说，不会。你要是真想让陆流伤心，应该去对林天樱动手。但我已经说不出来了。缺氧令我思维渐渐模糊，无数气泡宛如流光般飞快涌上来，我好像泡在温水里，身体和大脑都沉沉地发着昏。

下一瞬，扣着我颈间的力度骤然一松，接着有温热溅上我脸颊，然后是金玄凄厉的惨叫声：「啊！——是谁？！谁！！」

睁开眼，我发现他扼住我喉咙的那只手从小臂处被切断了，切面光滑，鲜血喷溅。那只手软弱无力地掉在地上，而金玄捂着伤口猛地后退了十几米。

我下意识仰起头，阳光刺得我半眯起眼睛。一道修长的身影踏空而来，缓缓落在我面前的地上。那人淡笑了一下，语气轻蔑：「区区一只化形期的妖兽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？」

60

那人转过脸来，眯起眼，目光扫过我，又很快落在了不远处浑身狼狈、又惊又怒的金玄身上。

我愣住了——因为这是一张十分清俊，但又完全陌生的脸。往下看，身材修长，气质出众。

这人是谁？若是这样的品相，肯定不会在原著中寂寂无名啊？？难道是哪个我没想起来的隐藏男配？

想到这里，我试探性地开口问：「您是……」

「我叫聂星落。」男人随口应了声，又对金玄说，「你真身不过一只金钱鼠，就算在妖界也是最底层的存在，不过偶然得到一颗化形果而已，怎么就敢放肆成这样？」

金玄瞪圆了眼睛看着他，我忽然觉得那样子的确挺像一只老鼠：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到底是谁？！」

聂星落露出不耐烦的神情，眼中杀气丛生：「再不滚，就是一条胳膊那么简单了。」

然后识时务的金玄麻溜地转身跑了。

我站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聂星落三言两语驱走了王长老和赵家人，又随手弹了簇火将地面上金玄的手臂烧成一小捧灰，再将我辛辛苦苦布下的北斗七星阵销毁。他做这一切时行云流水，且云淡风轻，不仅令我深刻怀疑起他的修为究竟在哪一层。

「你.....」思虑片刻，我还是决定主动开口，「大哥，你谁？」

四下无人，聂星落转头看着我，片刻后忽然眯着眼睛笑起来。

这是个十分从容且肆意风流的人，我从他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。情绪切换自如，面对金玄时满是杀气，看我时又收得从容，只可惜那双眼哪怕假意温柔得能渗出水来，上面也还是挂满了冰碴子。

想到这我又愣了一下，我的神识什么时候竟然这么敏锐了？

「秦绒绒，我叫聂星落。」他说，「我在这里，等你很久了。」

我傻傻地看着他：「你.....等我？」

「对。」

「你认识我是谁吗？」

「秦绒绒，水系单灵根，出身天元门嫡系仙门世家秦家，纯阳峰陆流座下关门弟子，万药山林天樱死敌，斩天客凌严的师妹.....」

他像念简历似的念着我的身份，前面那些我都没什么异议，但很快被最后一个词吸引了：「等等等等，你说谁？凌严？斩天客？那是什么东西？」

聂星落说：「三个月前，一名结丹后期的修士闯入十万大山，浑身灵气外溢，一看就是即将晋级的征兆。但他身后跟着一只将要化形的妖兽，一路追杀他至深山。该修士跌落山崖，另有一番奇遇，因此修为大涨，一路飙升至元婴后期。等他重新出现，第一件事就是斩杀那只曾经追杀他的妖兽，并在十万大山又劈出一道深涧，仿佛与天高同深，故而称之为斩天客。」

「而这人，就是你的二师兄，凌严。」他看着我苍白的脸色，又补充了一句，「若你要进十万大山，说不定便会碰上他。」

我心头一片冰凉，不由苦笑，觉得自己这穿越实在好没意思。

别的女配穿越后都自动升级为女主，再不济也能靠自己的努力踹翻原女主，翻身农奴把歌唱。到我这倒好，林天樱一层一层深挖下去，才发现她深不可测，别说把她踹翻了，我能在她手下留下一条命已是万幸。别的就更不用说了，除去不知为何被林天樱欺骗临时反水的仇天外，原文中的其他男配，目前仍然是她裙下之臣。

光这一点上，我就永远都比不过她。虽然我也不在乎男人什么的，但多一个人要杀我，总是很危险的。

61

可是那十万大山我又不能不去。

白翎扇是我手里目前最大的筹码，我肯定是要将它完善的；何况丹田内那一点莫名的金光很是令我惦记，乐观的我还做着恢复修为重塑金丹的美梦呢。

所以左思右想，还是得去一趟。

我站在原地思索，兴许由于表情管理不到位，聂星落将我神情变化看得很清楚，于是便道：「我就知道，不管再危险，你肯定还是要去十万大山一趟的。」

听他这么讲，我蓦然一惊：「你有读心术？」

「没有，只是你表情讲得很明白。」

我赶紧恢复成面无表情的样子，结果聂星落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执意要进山一趟的话，那王老头儿手里的龟甲罗盘确实很有必要。」他说，「如今金玄已逃，并且短时间内不会再回来，等我陪你去趟城主府，退婚这事便能了了。按照约定，王老头儿该把罗盘给你的。」

俗话说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想到这，我警惕地看着聂星落：「虽然你看起来对我的生平过往都很了解，甚至连我同王长老的交易都一清二楚，但实际上你我并不相识，你为什么这么帮我？」

聂星落叹了口气：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」

「受谁之托？」

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」他说，「有些事，还是你亲自走一遍比较好。我若提前告诉你，游戏便没有意思了。」

这台词令我嗤之以鼻：「你不装 X 能死吗？」

他不再与我斗嘴，只是带着我去跟王长老简单说明了下情况。面对这样一个修为高超的神秘人，王长老根本连反抗的心都生不起，连连答应下来，甚至提前交出了那只龟甲罗盘。

我接过来细细打量，那东西沉甸甸的，透着象牙白，光泽十分古朴，偏生上面的纹路又很是神秘，看起来似乎真的能与天道沟通。因为乾坤袋不能使用，我只能把东西抱在怀里，又跟着聂星落去了城主府。

他带着我，一路畅通无阻，犹入无人之地。等到了正厅，原本和小妾在椅子上打情骂俏你侬我侬的城主蓦然站起来，怒斥：

「大胆狂徒，为何要不经通报进入我城主府？」他打量了聂星落一眼，大概是猜出了他的修士身份，于是又道：「来人，快快将金长老请来！」

聂星落勾勾唇角：「你说的金长老，莫非是金玄？那不用去喊了，我已经断他一臂将他赶出这里了。今天也就是来通知你一下，由于赵大小姐失踪了，城主府和赵家的婚约取消了。」

城主傻了。他站在原地愣了片刻，等仆人来报，说金玄确实已经不在城主府中，他神情忽然一变，变得热情洋溢：「不知仙师在何处高就？可有做客卿长老的打算？」

聂星落欣赏了一会儿变脸，撂下一句「没兴趣」，然后带着我走了。

出了城主府的门他就说要先走一步，我抱着罗盘，愣愣地看着他：「你去哪儿？」

「我有要事在身。」他说着，抬起一只手，似乎想摸摸我头发，最终却一脸困惑地放了下去，「秦绒绒，你不是要去十万大山吗，这就动身吧。」

「山中奇遇无数，端看你如何寻觅，如何把握，不过我还挺相信你的。」他转身腾空而去，飞到一半又飞回来，叮嘱我，「对了，你进山后若是得空，记得去寻一下赵家小姐，她会对你有帮助的。」

62

我直觉赵家小姐这事不大对劲。

因为按王长老的说法，这姑娘应该是去十万大山中寻找机缘，然后不幸失踪，生死未卜。但听聂星落的说法，似乎十分掌握赵家小姐的行踪，还特别清楚她的目的。

最关键的是，这人到底是谁？

他走后我在脑内仔仔细细地回忆了一遍原文中的剧情，非常确定原文里并没有聂星落这个人。并非我忘记，而是这样玛丽苏的名字，如果作者真的写到过，我不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。

那么这人是谁？难不成是仙界中人？

我被自己的猜测吓了一跳。

想到这里，我索性坐下来，提笔仔仔细细把我还能记起的原文剧情和细节写下来。诚然我的毛笔字写得很难看，但此刻这显然不是重点。

原文中提到仙界的的地方并不算少，但大多是在写仙人，并且这些仙人的形象实际上非常片面，没有性格也没有人设，甚至连名字都没有。他们唯一的作用，就是给林天樱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，堪称地表最强工具人。

而故事写到林天樱成功飞升仙界的地方就结尾了，再往后只有寥寥几笔番外，大意是说林天樱在仙界也混得很好，和仇天过得很幸福，仇天还把魔界大部队也搬去了仙界。虽然修仙之人子嗣艰难，但他们还是生下了一对双胞胎。

团圆美满，只有我和陆流两个倒霉蛋，前者被后者害死，后者自动牺牲而死。

陆流，舔狗没有好下场你知道吗？

我搁笔停墨，盯着纸张皱眉思索。

原文中对人界、妖界和魔界都有大量环境描写，唯有仙界一片迷雾。若聂星落的实力真有他表现得那么强，再加上这陌生的名字，那我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仙界中人了。

而原著对十万大山这个副本有多次描述，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地方，作者还给起了名字。想到这我赶紧重新拿笔，把那三个

地名写了下来，决定进山以后找找看。

仙界啊！我立刻激动起来。原著中林天樱可是靠修复完成的白翎扇才能沟通到那边的，此时我竟然直接碰上了仙人，且仙人还帮了我一个大忙，又给我提示和暗示。

这是不是说明，我终于有了一丝反抗林天樱的机会？

可惜聂星落飞走了，不然我一定逮住他问个清楚。如果他真的是仙界中人，起码我得问问他，我这个金丹还能不能修复。

我有些遗憾地吹干了纸上的墨迹，然后小心翼翼把它折叠起来。由于法力尽失，乾坤袋暂时无法使用，我便找赵府的管家要了两块油布，费劲巴拉地做出了一个丑兮兮的双肩包。

虽然丑，但很能装东西。

龟甲罗盘，思路笔记，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灵草灵药，解毒丹，符篆以及王长老友情赞助的三十块低阶灵石。我把所有东西分门别类地装好，然后背着沉甸甸的双肩包踏出了赵府大门。

门口停着一匹枣红马，王长老曾因此向我表达过疑惑：「前辈既然已经是结丹后期的修士，又为何要用这凡人的包袱，且不御剑飞行，而是如凡人一般骑马呢？」

我信口胡扯：「我离元婴只有一步之遥，要从金丹修成元婴，机会渺茫，我此番便是为了修心，平心静气，找回修仙之前做

凡人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。这样等日后结婴时，便会概率大增。」

王长老一脸感激涕零：「这等修炼的绝密手段，前辈竟然毫无私心地分享出来，实在是大义。若我有侥幸修至结丹的一天，定会也如前辈一般磨炼心性，以求元婴。」

呃，他不会当真了吧？天道在上，希望这方法真的管用。

我告别王长老，翻身上马，朝着远处浓雾遮蔽的十万大山奔腾而去。

63

我于半日后抵达了十万大山百里外，果然如王长老所说，这里被浓重的白雾封锁，在山里山外筑起一道高墙，几乎挡住了所有想进山寻宝的人。因为停在浓雾外的人太多，这里竟然自发形成了一个交易小镇。

我牵着马往里走的时候，有两个长得八九分相似的彪形大汉掏出斧子拦住了我：「一块低阶灵石。」

我低头望望那闪着寒光的斧头，再抬头望望他们，无语道：「这还收过路费呐？」

「想进去休息，就得交钱。」

按照一般修仙小说的套路，其实这时候应该交钱进去打探一些情报，顺便和人组组队增加存活率什么的。但情报其实没什么好打听的，如王长老所说，进了雾里的人还没有能活着出来

的，而十分牛 X 的聂星落也证实了他所言非虚，那这情报就没有什么打探的必要了。

至于组队，我这次去是为了彻底完善白翎扇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三个藏宝地的，这样的神器和机缘，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再发现我此刻毫无灵力，那不就等于死路一条吗？

想到这里我麻溜地后退一步，向两位大哥挥手：「那我便不进去休息了，直接走了啊，拜拜。」

我把枣红马脖子上的缰绳松开，拍拍屁股让它跑了，然后紧了紧肩膀上的双肩包，往雾里走去。

那两位在我身后大喊：「喂，你一介凡人，还是个弱女子，进去找死啊！」

凡人个鬼啊，好歹我的神识也是结丹期的，足以看清这两人的修为，五灵根，炼气期七层，连筑基都没什么可能，大哥你们这么嚣张真的好吗？

「这小娘们，不知好歹！多少结丹元婴的前辈进去都生死未卜，她还敢孤身闯雾。算了，随她吧，山中妖兽横行，九死一生，若是死了，也没人给她收尸。」

哟呵，还威胁我。如果我没有点压箱底的东西，怎么敢勇闯天涯？

我冷笑一声，在雾里站定，确认了一圈周围没人后，从背包里拿出王长老的龟甲罗盘。蓦然接触到浓雾，那上面的纹路竟然

冒出白光，而且一副活起来了的流动状！

我惊讶地看着它，下意识把手握得更紧。那根细细长长的指针绕着罗盘转了十几圈，然后蓦然定在一个方向上。

「走这边。」

我在心中默念一声，朝着针尖指的方向走去。说来奇怪，被那罗盘的光接触到的雾气，都如冰雪见火般快速消融，而等我走过，再回身去看时，雾气又翻滚着快速合拢，不见来路。

看来这雾气果真有问题，龟甲罗盘也是真的有用！想到这里，我心中起了十二万分警惕，握着罗盘慢慢往前走。那指针时不时摆动几下，方向也有变化，我便也不断跟着它做细微调整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眼前蓦然一亮。明亮的光刺得我眼泪直流，我下意识半眯起眼睛看向前方，那里有一团极度刺目的金光，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。

但幸运的是，雾气消失了。看来我走出了那片白雾？百里的距离，竟然这么快？这就是十万大山的内部吗？

我一边在心中暗暗思忖着，一边不动神色地催动神识，从丹田中取出饮雪剑和白翎扇，并借着罗盘的遮掩，将白翎扇暗暗藏至袖中。

下一秒，我转过身，深吸一口气，对着身后的白雾道：「跟了我一路那位朋友，现在你可以出来了！」

